

行走笔记

弥河风景

□程基

早就知道寿光是著名的蔬菜之乡。前些时日,正值在济南开会,受朋友之邀,待会议一结束便驱车赶赴寿光。车还没进寿光市区,就看见一个很大的湖,水清又满,快溢到岸边了。我心里说,真是名不虚传,水好蔬菜好。

没走多远,又看见一条长而宽的河,那大概就是弥河。风微微吹在弥河的水面上,泛起一波接一波的光亮,在太阳照射下闪烁着、跳跃着,犹如春姑娘在弥河上舞蹈。弥河两岸碧绿的垂柳和盛开的鲜花相互辉映着。弥河中间有一些袖珍小岛,岛上满是柳树、榆树。很多人在弥河边的林荫道上散步,有人在岸边静静地垂钓。我内心一动,眼前分明是一幅弥河的水墨画。

第二天,我和几位同事去看第十三届寿光蔬菜博览会,在8个展厅的13个分区里,我们“经历”了无数惊讶。导游指着主题造型“迎春龙娃”说,这是用五千多斤玉米和扁豆做成的;两条龙的造型叫“圣乡腾龙”,是用六千斤红绿彩椒装扮的,细微的地方用的是黄豆、绿豆、黑豆、玉米粒;两只憨憨的牛是用葵花子组成的,活灵活现,贴切的创意令我们难忘。

也许是我少见多怪,看到头顶上挂着一个个迷彩服似的瓜,惊喜了一番;看见巨型南瓜有三百多斤重,又惊喜了一番;看见一棵巨大的西红柿“树”上结出那么多的果实,再惊喜了一番;看见茄子“爬”得满满地,再再惊喜了一番。庞大的组合“锦绣江山”,是用十万斤生姜做成的,远看近观都能看出山的特征,峻峭陡壁、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层层叠叠,生机盎然,面对如此惟妙惟肖的蔬菜艺术品,我惊喜得说不出话了。

在未来园里,智能机器人正穿梭于菜架之间忙碌着采摘,动作精确流畅。嫁接机器人正屈身于苗床之上,取苗、切苗,有序地工作着。一排排西红柿根部伸在一个大圆柱里,水在里面流淌,导游说,那是专门为植物配制的二氧化碳和营养液。

采摘园里人不多,我指着一排排红彤彤的西红柿问旁边的工作人员,哪一排的西红柿最好吃?蹲在地上忙碌的妇女抬头笑着对我说,那要看你爱吃哪种口味了,越红越甜。说完,她站起身摘了几个递给我,说,俺的蔬菜很安全,多吃点啊。

当日虽不是节假日,可这里人山人海,有当地人也有远道来的,还有很多组团来的老外。一对老人坐在一边休息,我上前问,大叔,你们每年都来看吧?大叔笑了笑还沒张口,旁边穿大红上衣的大婶说,俺每年都来,可好看了,还能学到新技术。我问她,新技术好掌握吗?她说,还行,俺家也种了不少西红柿和黄瓜,看后更明白了。我看到出口处有卖蔬菜种子的,就问导游,如果我买回去自己种,也能长成像这里的蔬菜一样吗?导游笑了,说,应该可以,但技术很重要,掌握不好就不行。

放眼看去,弥河两岸郁郁葱葱,看着红、绿、黄的彩椒,一串串可爱的西红柿,小巧玲珑的拇指黄瓜和金黄金黄的南瓜,我脑海里跳出这样几个词:低碳、健康、宜居、幸福和绿色家园……

沉思默想

今年四月,从柴达木盆地出来,过当金山和敦煌,在柳园坐火车回京。车开的时候,虽然已经晚上七点多,落日依旧辉煌。直到过玉门和酒泉到嘉峪关时,夜色才彻底降临。车厢里的乘客都睡去了,灯光也黯淡下来。车停靠在站台上,没有几分钟,没有什么人上车,蒙蒙的夜色下,站台上显得有些凄清。我一直没有睡着,望着车窗外,脑子里忽然掠过了天津作家、兰州知青杨显惠写的那部书《夹边沟记事》。夹边沟,就在嘉峪关外三十公里的地方。可惜,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不知道它应该是在嘉峪关的哪个方向外的三十公里。火车启动了,车窗外夜色茫茫,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包围着墨一样的夜色,化都化不开。

六月,我在美国新泽西州,在靠近普林斯顿的一个叫西温莎的社区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偶然看见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般,我借回这本书。

夹边沟,是中国一个沉痛的地名,是中国一段沉痛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学一个沉痛的符号。记得十年前,在《上海文学》杂志上断断续续看过《夹边沟记事》,那种沉痛的感受,

荒沙哭处曾埋骨

□肖复兴

觉,蛇一样咬噬着心,是和读那些甜甜蜜蜜水四溢或装神弄鬼的文学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如今,我们的文学被伺候得过于平整光滑,如同女人经过润肤霜滋润过的细腻肌肤,如《夹边沟记事》这样粗砺得可以磨疼我们的心,委实不多。

这一次,从头到尾安静地读完这部书,感觉又不同。也许是四周的环境大不一样,六月的新泽西凉爽如秋,萱草花和太阳菊灿烂如金,杜梨树和海棠树结出明亮的小果子,长尾巴的小松鼠旁若无人地在身边捡拾松果,清风习习拂面,带来远处儿童乐园里孩子们的欢笑声。如此明目张胆的对比,竟然觉得书中所写的那些残酷的情景和人物,好像不真实似的,离我那样遥远。放下书,恍惚得有种今夕不知何夕的感觉。

《夹边沟记事》记述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后发生在夹边沟这样一个荒凉的不毛之地的一段断代史。最初关押在那里的有三千名冤屈的右派(大多是兰州和兰州附近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经历残酷非人的关押和在劫难逃的天灾人祸的饥饿双重磨难之后,活下来的只有五百人。

作者花了大气力和工夫,多次到这个不毛之地和兰州等地寻访大难不死的幸存者,钩沉尘埋往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作者能够如鱼翔浅底,沉潜得下心,付出了辛苦,更在于对于那段几乎快要被湮灭的往事,那个渺小得几乎被风沙掩埋、被人们遗忘的地方的感情、勇气和眼光。可以说,是杨显惠的这部书,让一个不起眼的地名成为空间化的文学象征,从一个特指的时间打捞历史并重新定义了历史。

同新时期伊始的伤痕文学不同,它不只是揭示那个残酷历史的旧伤疤给我们看,也不只是重复地痛说一个个冤屈的右派泪水涟涟的苦情史,它还更深一层地描摹了政治与自然夹击之下,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底线所面临的考验与磨砺,以及如何一步步、一点点地蚕食、崩溃和消失殆尽。右派便不止于传统文学作品中受难者的形象,而且多了几个不同的侧面,乃至有了人食于人的触目惊心的一面,将尊严的磨灭与人性的沦丧,残酷、耻辱却真实不遮掩地揭示在我们的面前。

忍不住想起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曾经风光一时的纪实文学。如今,

不少为权力和资本所屈膝,动辄千言万言,却只会唱着动听悦耳的音符;或者为明星或大款涂脂抹粉,书写事业和爱情的神话或谎言,沦为“家庭”和“知音”体的新文本。面对杨显惠和他的《夹边沟记事》,真感到是犹如两重天。想想,在如今讲究觥筹交错的宴席上,或讲讲座摆放的会议上,或在红包派发的作品讨论会上,或在打情骂俏的笔会上,都未曾见过杨显惠的影子。作家,历来分为这样两种,热闹的和寂寞的。而作品,历来也是分为这样两种,昙花一现的和与日持久的,所谓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语开。

合上《夹边沟记事》,想起四月车过嘉峪关的夜里,趴在颠簸的车厢铺位上,写的一首忆及夹边沟的小诗,忍不住翻将出来,修改一下,作为这则短文的结尾:

车去柳园月正明,夹边沟外暗心惊。荒沙哭处曾埋骨,野鬼歌时已忘形。有恨何由功与罪,无情谁问死和生。扑窗戈壁凉如水,满夜冤魂满夜星。

闲情偶寄



找不到沟通的密钥的人,站在情感的大门外揪着自己的头发疯狂舞蹈,确实够悲哀的。

人生边上

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25岁那年,他被诊断患了睾丸癌,而且癌细胞已扩散到肺部、脑部。医生说他的死亡概率为99%,活的可能性不到1%。这样不幸的消息会让许多人闻之丧胆,可阿姆斯特朗却对医生说:“没事,大夫您放心,我不怕。您不是说活着的概率有1%吗?我就是那1%。”此后,切除了睾丸的他又经多次放射治疗,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不仅如此,治疗期间他还一直坚持练车,成绩不断提高,竟连续七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世界冠军!

阿姆斯特朗战胜癌症是一个真实的奇迹,一般人也许难以做到。然而,像他这样无所畏惧地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事例,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他们战胜疾病的主要武器,既不是医疗技术,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自己的健康心态。

健康心态能够治病,听起来有些玄虚,但却有科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把健康

密钥

□冯磊

太阳神阿波罗是个自傲的家伙。战胜巨蟒之后,他到处炫耀。因为得意忘形,竟然刻薄地贬低起爱神丘比特背上的弓箭来。

自古以来,同行如仇家,神与神之间也是如此。愤怒的丘比特于是射出了两支箭。一支充满爱情的烈火,给了太阳神;另外一支灌满了沉重的铅,给了河神的女儿达芙妮(这好像也是一种鞋子的名字。精明的商人啊)。

中箭之后的阿波罗发疯一样地追逐达芙妮。但是,达芙妮的感觉却颇为不同。面对日神的炽热,小姑娘感到恐惧。她逃啊逃,最后逃到河边,乞求父亲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月桂树。失败的求爱者万般无奈,只好折了几根月桂的枝条打道回府了。

这故事颇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残酷。当燃烧起熊熊爱火的一方遭遇冷漠的面孔,情深有罪,这样的人,瞬间成了世上最可怜的家伙——我们都曾是这样的人。

阿波罗与达芙妮之间,缺少的是心的沟通——爱的罪过在于,在不合适的时间段爱上了不合适的人。当火的主宰爱上水的女儿,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愤怒的丘比特作为西洋版的月下老,一怒之下所作出的决定实在不公平。他的怒火,毁了

达芙妮这姑娘的一生。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曾写到一个捉奸的男人。这个可怜的家伙发现老婆与邻村的人通奸,于是半夜里拎着一把菜刀去杀奸夫淫妇。他顶着满天星斗,蹚过一条河流,听了一路稀稀拉拉的狗叫,终于在午夜时分翻过墙头进了情敌的院子。在窗户下,这男人等了整整一夜,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谋杀者什么也没干成,后来远走他乡,郁郁寡欢。原因是,他偷听了一夜奸夫淫妇的谈话,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苟合。那对狗男女忙忙碌碌,竟一直在聊天谈心。换言之,所谓奸夫淫妇,竟首先是一知知音。这局面,让原配的男人感觉垂头丧气。

当婚姻的一方始终无法叩开另一方的心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这才是真实的人性。找不到沟通的密钥的人,站在情感的大门外揪着自己的头发疯狂舞蹈,确实够悲哀的。尤其是,长期以来和你一起睡在一张床上的,竟然是熟悉的陌生人。这婚姻,实在悲凉。

马原在小说《牛鬼蛇神》里,塑造了一个优秀的猎人。猎人应邀去对付传说中的“雪人”,他一路走来,

听到的都是“雪人”如何活活撕裂一头牛或生吞一只羊的传说。传说中的它身材魁伟,力大无穷,但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雪人”并不伤人,它的凶残仅仅是针对圈养的畜生。

某个上午,在高大的玛尼堆旁,猎人终于遭遇传说中的神奇动物。它身高过丈,大大咧咧,凭借神奇的嗅觉,它很容易就发现了人的气息。无奈之下,猎人手里端着枪走了出来。面对“雪人”澄澈的双眼,他瞬间发觉了自己的丑陋。于是把猎枪丢得远远的,向着身高马大的它走了过去。这一刻,气氛紧张到极点。手无寸铁的猎人对强悍的大家伙,千钧一发啊……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雪人”竟然极其和善。它只是温和地看了他一眼,就自顾自地走开了。那一瞬间,猎人深知自己与它完成了某种沟通,它只是痛恨极易屈服于人类淫威的动物们,它不能理解作为自然之子的家畜们为何如此轻易地向人类的淫威屈服。至于他,也因此感觉到另外一种规则的珍贵:沟通而不是破坏,接纳而不是征服,包容而不是肆无忌惮……

信任源于沟通,沟通造就上佳的境界。爱情如此,自然如此,一切美好的东西皆是如此。

心态治病也致病

□戴永夏

元素按百分比划分,那么遗传占15%,环境占17%,医生占8%,自己占60%(自己指个人的生活习惯)。这就是说,人体健康的钥匙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战胜疾病主要靠自己。这是因为,人体生来就拥有一整套完备而周密的抗病网络,具有强大的自身修复能力。而人体的这种能力,只有在健康的心态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诚如《黄帝内经》中所言:“心者君主之官”(人的意识、心态对战胜疾病起决定性的指挥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心胸豁达乐观,情绪健康稳定,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么他的抗病能力就非常强大,足可战胜来犯的细菌、病毒、癌症等。阿姆斯特朗的胜利,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人的心态也有好坏之分。好的、健康的心态能够治病,而坏的、不健康的心态也能致病。这是因为,恐惧、忧愁、郁闷、悲伤等情绪具有负面杀伤力,能使自身的防病网络遭受破坏,严重地削弱其防病、抗病能力,从而

使细菌、病毒乘虚而入,没病容易得病,得了病则难以治愈。正如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所说:“态度悲观的人容易得病,就算没得病的时候,他也是‘健康的病人’。”这样的例子,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笔者有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20多年前因嗓子肿痛,久治不愈,在当地一家医院被诊断为喉癌。他一听结果,顿时惊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从此情绪低落,抑郁苦闷,茶饭不思,越想越怕。这使病情越来越重,发展到连话也说不出来。在百般无奈之下,家人陪他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就诊。一位有经验的大夫在问明病情、略做检查后,让他就地起蹲几次,然后用压舌板压住他的舌头,让他大声喊叫。经过这一摆弄,他那失语多日的喉咙竟然“啊”的一声发出声来。接着稍作调理,他就能说话了。医生告诉他,这只是普通炎症,肯定不是喉癌。这位老兄听后竟然高兴得蹦了起来,立即给我打来电话,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中午请我吃饭,庆

贺他“死里逃生”……心态致病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强调心态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贬低医疗的作用。对许多疾病来说,正确的诊断和医疗都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不能单一或过分地依靠医疗,而忽视人体本身的免疫功能和修复能力。实际上再好的医疗也离不开心态的配合;而不同的心态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医疗效果。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同一种疾病,用同一种方法治疗,有人能很快治愈,有人却久治不愈。其中原因可能有多种,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心态。只有拥有健康的心态,才能产生最好的医疗效果。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曾经这样说过:“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希尔的这条成功定律,适用于干事业、做学问,也同样适用于跟疾病进行斗争!